

# “慰安妇”忍辱生下“日本仔”

## 有关专家指出:韦绍兰母子的出现是当年侵华日军犯下暴行的铁证

本报记者 钱滢 鲁哲 姚阿民

昨晚,83岁的韦绍兰老人接受本报和新民网联合采访时,说起60多年前被日本兵抓去当“慰安妇”,仍然止不住地抹眼泪——对这位苦命的老人来说,不堪回首的往事就是时时刻刻折磨着她的现实,因为她被日本兵强暴后生下的儿子一直在她眼前。她的儿子罗善学今年已经62岁,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兵后代。

韦绍兰是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人。昨天,她是到上海来参加中国第一家“慰安妇”资料馆开馆仪式,控诉当年日本兵的罪行。老人身高只有1.4米,一头稀疏白发,骨瘦如柴。她说话的时候,目光越过了一切——

## “慰安妇”韦绍兰篇

### 那年秋天她落入了魔掌

荔浦风景如画。但1944年日军的铁蹄踏碎了当地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老人记得那是第二季稻子收获的季节。一天早晨,日本兵冲进村庄烧杀掳掠,20岁的韦绍兰背着1岁的孩子向山上逃,但她和孩子不幸落入日本兵的魔掌。“我们被押上汽车,车上已经有五六个人了,途中又抓了两个,汽车一直开,开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我们被送进了泥巴房。”从此,韦绍兰开始了3个月噩梦般的“慰安妇”生活。

### 上厕所也有日本兵看着

抓进军营的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军医,要我们脱光衣服,拿着听诊器在我们身上听听,又把一根长管子塞进我那个地方。”老人在自己身上比划着。

在慰安所里,“慰安妇”不能穿便装,一律穿日军军装。由于语言不通,日本官兵需要发泄时,就向她们做一个脱衣的手势,逼她们就范。强暴时,有时是一个人在一个房间,有时是多人在一个房间。老人说:“我一天要被日军强暴五六次。那些坏人穿着黄衣服,有的有小胡子,有的没有。大多数用套套,也有人不用。他们睡了我以后就把套套扔在地上,是黄色的。”刚开始,日本兵对韦绍兰她们看得很紧,一日三餐由日本兵送到屋里,不许出去吃,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时间长了,慢慢松懈,韦绍兰留心观察地形,3个月后的某一天,天刚蒙蒙亮,她带着孩子偷偷地逃了出来。她没命地跑,走了两天,终于回到家中。

### 几个月后“日本仔”出生了

老人清楚地记得当时回家时的情景。回到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进屋的时候,我男人正吃饭,他看见我就说,‘回来就好,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我就哭,一直哭。我羞愧,不敢讲,就是眼泪哗哗地流。他当时也哭,我们一起哭。他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迫,被抓走的。”老人说到这里,眼泪“刷”地流下来。

可能是受了惊吓,与韦绍兰一起被抓走,逃跑时又带回来的孩子不久就夭折了。但韦绍兰发现自己的身体起了变化。过了几个月,日本兵种下的种子落地了,孩子起名罗善学。韦绍兰觉得自己脏,不干净。有时村里人和她拌嘴,就用最恶毒的话骂她。丈夫对韦绍兰的态度也随着和自己一点都不像的儿子的出世、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变了。韦绍兰抬不起头,这个孩子在她跟前,她一生一世抬不起头。



采药、下水洗衣——韦绍兰现在还上山



## “日本仔”罗善学篇

### “我从小受到歧视”

今年62岁的罗善学个子不高,长得黑黑瘦瘦,走起路来有点瘸。初见面时,他总是低垂着头,不敢直视对方,只是紧紧跟随着年迈的母亲。“日本仔”“野种”,从小受到的歧视,养成了他内向、孤僻的性格。自从有记忆开始,“日本仔”这个难听的绰号就像幽灵一般缠着罗善学。因为身上的日本兵血统,罗善学六十多年来生活在孤独之中,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屯的一间泥巴屋里。

当时饱受身心创伤的韦绍兰,没足月就生下了这个日本人的孩子,罗善学出生时只有4斤重。因为奶水不足,罗善学一直长得很瘦小。读了三年书,韦绍兰的丈夫就叫罗善学停学了,在家当起了放牛娃。

“从小到大,村里小孩老人看见我就躲,他们一直叫我‘日本仔’。”罗善学说,每次他问妈妈,为什么别人要叫他“日本仔”时,韦绍兰都泪流满面。

### 无意中揭开身世之谜

罗善学从一个塑料袋中掏出一小撮

烟丝,用一个正方形的小纸片卷巴卷巴,变成一支自制的香烟,用打火机缓缓点燃,他的思绪也飘到孩提时代——

“没什么人愿意和我玩。就连吵架、打架,也没人跟我吵、跟我打,每次和别人起争执,说不上三句,他们就说:‘我怕你,我怕你!’扭头就跑。”小善学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怪人?

有次他和大伯在山上放牛,大伯告诉他,你妈妈被鬼子抓去过。他追问大伯,被鬼子抓去干啥?大伯不吱声了。他7岁那年的一天,天下着大雨,父母大吵了一架,父亲骂母亲是“老牛婆”,还提到“孩子是和日本兵生的”这样的话,他很吃惊,这才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

“日本鬼子欺侮妈妈,你们为什么不和他们打?”小善学不止一次地问大人。爷爷告诉他,鬼子有刀有枪,咱打不过。“就是拼也要拼一下,爬到山上用石头滚下来砸他们。”这是小时候的罗善学所能想到的,最厉害的办法。

### “我要他们向妈妈赔礼道歉”

虽然长得并不健壮,罗善学从小到大却很少生病。二十多年前,他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他就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一

了百了,结果没有死成,病倒好了。“我命不该绝。”罗善学说。“阿弟,你要快快长大,长大去当兵。”韦绍兰总是在儿子耳边念叨着这样的话。大了一些,罗善学才知道,妈妈叫他当兵,是想让他为妈妈报仇。“日本鬼子害了妈妈一辈子,他们是畜生,我一定要他们向妈妈赔礼道歉!”罗善学说,这次他和妈妈公开指证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是要让下一代人知道,更要为妈妈和自己讨回公道。“几十年的伤疤,要揭开,很难也很痛。”罗善学激动地挥舞着双臂,眼中泪光盈盈。“我也是受害者,我也要讨回公道!”

### 62岁仍是光棍一人

罗善学说,恐怕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这个坏名声了,小时候,别人叫他“日本仔”,现在年纪大了,小一辈又叫他“日本爹”、“日本爷”,这个耻辱的烙印,一辈子也挥不去。到了婚娶的年龄,由于他的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姑娘看上他。如今已花甲之年的罗善学仍是光棍一人。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照顾好妈妈。目前,罗善学靠种田维持生计,韦绍兰老人至今还会上山采些草药来卖,她还养了4只老母鸡下蛋换钱。

电话 07070710301

## 母子心声

“是丑事,是家事,也是国事”

本报讯(记者 钱滢 鲁哲 姚阿民)今天,韦绍兰母子俩启程去南京,他们和另一位“慰安妇”幸存者、92岁的如皋老人周粉英给死去的“慰安妇”雷桂英扫墓。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说,韦绍兰老人和她儿子罗善学的出现,意义重大,他们是揭露当年日军在中国实施性奴隶制罪行的最有力证据。“在云南、山西等地调查的时候,我就听说有‘慰安妇’被强暴后生下日本孩子的,我一直期待着有这样的人站出来,现在,韦绍兰老人终于站出来了。”苏智良教授说,接下来他将陪同母子俩前往日本寻找罗善学的亲生父亲,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犯下的暴行。

今年4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一份答辩书,答辩书表示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判决没有异议,也就是说,日本承认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中确认的日军在中国桂林强征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的事实。此事经桂林当地报纸报道后不久,韦绍兰老人就勇敢地站了出来,承认自己是当年侵华日军在桂林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这是韦绍兰老人考虑了很久做出的决定:“是丑事,是家事,但也是国事。我这么大年纪了,把当年蒙受的耻辱说出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日本应该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道歉。”

上图:昨天下午,韦绍兰老人在静安区公证处公证员崔亚霞的见证下,按下了委托书的手印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下图:如今罗善学和母亲韦绍兰一起生活,相依为命(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桂林晚报提供)